

浙江文叢

黃宗羲全集

〔第十五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黃宗羲全集

〔第十五冊〕
明儒學案三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明儒學案卷二十七

南中王門學案三

文貞徐存齋先生階

徐階，字子升，號存齋，松江華亭人。生甫周歲，女奴墮之智井，小吏之婦號而出之，則絕矣，後三日蘇。五歲，從父之任，道墮括蒼嶺，衣絰於樹，得不死。登嘉靖癸未進士第三人，授翰林編修。張羅峰欲去孔子王號，變像設爲木主，爭之不得，黜爲延平推官。移浙江提學僉事，晉副使，視學江西。諸生文有「顏苦孔之卓」語，先生加以橫筆，生白此出揚子法言，非杜撰也。先生即離席向生揖曰：「僕少年科第，未嘗學問，謹謝教矣。」聞者服其虛懷。召拜司經局洗馬兼侍講。居憂。除服，起國子祭酒，擢禮部侍郎，改吏部。久之，以學士掌翰林院事，進禮部尚書。召入直無逸殿廬，撰青詞。京師戒嚴，召對，頗杖柱分宜口，上多用其言。分宜恨之，中於上。先生贊玄恭謹，上怒亦漸解。加少保，兼文淵閣大學士，參預機務。滿考，進武英殿大學士，兼吏部尚書，加少傅。上所居永壽宮災，徙居玉熙殿，隘甚。分宜請幸南城。南城者，

英宗失國時所居，上不悅。先生主建萬壽宮，令其子璠閱視，當於上意，進少師。分宜之勢頗絀，亡何而敗，進階建極殿。自分宜敗後，先生秉國成，內以揣摩人主之隱，外以收拾士大夫之心，益有所發舒，天下亦頗安之，而與同官新鄭不相能。世宗崩，先生悉反其疵政，而以未命行之，四方感動，爲之泣下。新鄭以爲帝骨肉未寒，臣子何忍倍之，衆中面折之。在朝皆不直新鄭，新鄭遂罷。穆宗初政，舉動稍不厭人心者，先生皆爲之杜漸。宮奴不得伸其志，皆不悅。而江陵亦意忌先生，以宮奴爲內主而去先生，先生去而新鄭復相，修報復，欲曲殺之，使其門人蔡春臺、國熙爲蘇松副使，批其室家，三子皆在縲紲。先生乃上書新鄭，辭甚苦，新鄭亦心動。未幾，新鄭罷，三子皆復官。天子使行人存問，先生年八十矣。明年卒。贈太師，謚文貞。

聶雙江初令華亭，先生受業其門，故得名王氏學。及在政府，爲講會於靈濟宮，使南野、雙江、松溪程文德分主之，學徒雲集，至千人。其時癸丑、甲寅，爲自來未有之盛。丙辰以後，諸公或歿或去，講壇爲之一空。戊午，何吉陽自南京來，復推先生爲主盟，仍爲靈濟之會，然不能及前矣。先生之去分宜，誠有功於天下，然純以機巧用事。敬齋曰：「處事不用智計，只循天理，便是儒者氣象。」故無論先生田連阡陌，鄉論雌黃，即其立朝大節觀之，絕無儒者氣象，陷於霸術而不自知者也。諸儒徒以其主張講學，許之知道，此是回護門面之見也。

存齋論學語

親親仁民愛物，是天理自然，非聖人強爲之差等。只如人身，雖無尺寸之膚不愛，然卻於頭目腹心重，於手足皮毛爪齒漸輕，遇有急，卻濡手足，焦毛髮，以衛腹心頭目。故此是自然之理，然又不可因此就說人原不愛手足毛髮。故親親仁民愛物，總言之又只是一個仁愛也。

人須自做得主起，方不爲物所奪。今人富便驕，貧便諂者，只爲自做主不起。

程子云：「既思即是已發。」故戒謹恐懼，人都說是靜，不知此乃是動處也。知此則知所用
力矣。

爲學只在立志，志一放倒，百事都做不成。且如夜坐讀書，若志立得住，自不要睡，放倒下去，便自睡著，此非有兩人也。志譬如樹根，樹根既立，纔可加培溉。百凡問學，都是培溉底事，若根不立，即培溉無處施耳。

凡爲善，畏人非笑而止者，只是爲善之心未誠，若誠自止不得。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，不獨不畏非笑，直至冒刑辟而爲之，此其故何哉？只爲於貪財好色上誠耳。吾輩爲善，須有此樣心，乃能日進也。

心不可放者，不是要使頑然不動，只看動處如何。若動在天理，雖思及四海，慮周萬世，只是存。若動在人欲，一舉念，便是放也。人之虛靈，應感無方，故心只是動物。所以說聖人之

心靜者，乃形容其常虛常靈，無私欲之擾耳，非謂如槁木死灰也。吾輩今日靜功，正須於克己上著力。世儒乃欲深居默坐，自謂主靜乎？

今人見上官甚敬，雖匍匐泥雨中，不以爲辱，及事父兄，卻反有怠惰不甘之意，利欲薰心故也。

人未飲酒時，事事清楚，到醉後，事事昏忘，及酒醒後，照舊清楚。乃知昏忘是酒，清楚是心之本然。人苟不以利欲迷其本心，則於事斷無昏忘之患。克己二字，此醒酒方也。

知行只是一事，知運於行之中。知也者，以主其行者也；行也者，以實其知者也。近有以知配天屬氣，行配地屬質，分而爲二，不知天之氣固行乎地之中，凡地之久載而不陷，發行而不窮者，孰非氣之所爲乎？

默識是主本，講學是工夫。今人親師觀書冊等，是講學事，然非於心上切實理會，而泛然從事口耳，必不能有得，得亦不能不忘。故孔子直指用功主本處言之，非欲其兀然高坐以求冥契也。

道者器之主，器者道之迹。以人事言，朝廷之上，家庭之間，許多禮文是器，其尊尊親親之理是道。以草木言，許多枝葉花實是器，其生生之理是道。原不是兩物，故只說形而上下，不說在上在下也。

有言學只力行，不必談說性命道德者，譬如登萬仞之山，必見山頭所在，乃有進步處，非可

瞑目求前也。除性命道德，行個甚麼？

人只是一個心，心只是一個理，但對父則曰「孝」，對君則曰「忠」，其用殊耳。故學先治心，苟能治心，則所謂忠孝，時措而宜矣。

人言千蹊萬徑，皆可以適國，然謂之蹊徑，則非正路矣。由之而行，人之愈遠，迷之愈深，或至於榛莽荆棘之間，而漸入窮山空谷之內，去國遠矣，況能有至乎！故學須辨路徑，路徑既明，縱行之不能至，猶不失日日在康莊也。

大學絮矩，只是一個仁心。蓋仁則於人無不愛，上下前後左右皆欲使不失所，故能推己以及之，所謂惟仁人能愛人，能惡人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，學者須豫養此心始得。

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

楊豫孫，字幼殷，華亭人。嘉靖丁未進士。授南考功主事，轉禮部員外郎中。出爲福建監軍副使，移督湖廣學政，陞河南參政。人爲太僕寺少卿，改太常。華亭當國，引先生自輔，凡海內人物，國家典故，悉諮而後行。由是士大夫欲求知華亭者，無不輻輳其門。先生謝之不得，力求出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，卒官。

先生以知識即性，習爲善者固此知識，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。故曰：「惡亦不可不謂之

性。」又曰：「剛柔，氣也，即性也。剛有善者焉，有不善者焉；柔有善者焉，有不善者焉。善不善，習也，其剛柔則性也。」竊以爲氣即性也，偏於剛，偏於柔，則是氣之過不及也。其無過不及之處方是性，所謂中也。周子曰：「性者，剛柔善惡中而已矣。」氣之流行，不能無過不及，而往而必返，其中體未嘗不在。如天之亢陽過矣，然而必返於陰；天之恒雨不及矣，然而必返於晴。向若一往不返，成何造化乎？人性雖偏於剛柔，其偏剛之處未嘗忘柔，其偏柔之處未嘗忘剛，即是中體。若以過不及之氣便謂之性，則聖賢單言氣足矣，何必又添一「性」字，留之爲疑惑之府乎？古今言性不明，總坐程子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一語，由是將孟子性善置之在疑信之間，而荀、楊之說紛紛起廢矣。

西堂日記

古詩云：「百年三萬日。」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？童兒戲豫，暗撇十年。稍卯便習章句，以至學校之比較，棘闈之奔走，又明去了二三十年。中間有能用力於仁者，能幾時哉？夫子自衛反魯，子夏年二十九，子游年二十八，曾子最少，皆已卓然爲儒。就今觀之，彼何人哉！此何人哉！今人登第，大概三四十歲，人方有一二知向學者。古之學者，先學而仕，故兩得之。今之學者，既仕方學，故兩失之。然就三十登仕者言之，若肯勵朝聞夕死之志，學到五六十歲，亦必稍別於流俗。奈何志之不立也，恁地悠悠消受歲月。

人者天地之心，天地者人之本。人纔反本，便知乾父坤母之義，知天便是人。仁便能孝，未有仁而不孝者，若止言孝，則未必有仁也。人之愛父母也，以其爲身之本也。乾坤與父母初無二本，故曰事天如事親。知得一本，則虞舜、曾參原無天人之別，訂頑正欲發此。又被解得分析。今人說孝，曷嘗知有本來？只是從幼見人親愛父母，也去親愛父母，豈有徹上徹下之道？便做得成時，祇到得薛包、王祥，更無進步，所謂可使由之者也。孔子曰：「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。」說仁孝者，莫辨於此。

古初生民，大較與天相近，堯非親，桀非疎，人之不能分天，猶魚之不能離水也。故動必本天，言必稱天，非以下合上之意。中古聖人，替以道字，本欲易曉，後來卻只往道上求，便覺與天稍隔一塵。末世并道字不識，支離淆雜，日日戴皇天，履后土，不知天地在於何處，所以人小而天大，遂謂禮樂爲顯，鬼神爲幽，肝肺爲內，耳目爲外，几席爲近，燕、貍爲遠。詩云：「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。」是在何處？

人之一身即理也，深愛己者，須先識己，識得在己，何暇奉人？今人爲不善，欲害人，爲穿窬，非本心也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以取勝於鄉黨之間，故爲人而冒爲之。其爲善者，不伎不求，亦非本心也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以酬士大夫之義，故亦爲人而強爲善。是善固爲人，而不善亦爲人也。孟子曰「人役」，莊子曰「謏人」，此輩是也。率性之理，有何光景？有何聲采？天下之至淡在焉。今人祇爲世情束縛，不能埋頭反己，理會性分，只是揀題選事，供奉他人耳目，

竟與自家無干。孔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性無善不善，所謂人生而靜也。程子曰「人生而靜以上，不容說性」，張子曰「性未成則善惡溷」是也，其有善者，是繼之者也。所謂元者善之長，無對者也。性體空洞，何嘗有孝弟來？孝弟者，善之有徵而易見者耳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，知善也，非知孝也。有知則有善，無知則無善也，是習之初也。由是而稍長，未有妻子而慕父母，是習於善以保其善也。由是而慕少艾而妻子以懟父母，是習於不善以喪其善也。其習爲善者固此知識，其習爲不善者亦此知識。知識即性也，故曰「惡亦不可不謂之性」。民可使由之，順帝之則也；不可使知之，不識不知也。民用智，則不能由；聖人以人治人，用智則鑿矣。夫人安之難，起之易，聖人不使知之，安之也。老子曰：「道非明民，將以愚之。」是以知爲明之也。

古之學者必有宗，學無宗則無以一道德。孔子既沒，此時當立宗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張欲事有若，正此意也。時年長莫如子貢，學醇莫如曾子，然子貢又獨居三年，曾子年最少，惟有若年亞子貢，而學亦大醇，故門人多宗焉。使曾子稍能推之，則宗立矣。七十子之徒，朝夕相依，各陳孔子之業，則微言豈易絕哉！惟失此舉，其後子夏居魏，子張居陳，子貢居齊，漫無統一，闕里散後，諸賢再無麗澤之資。西河之人疑子夏爲夫子，而荀況、莊周、吳起、田子方之徒，皆學於孔子，而自爲偏見，惟其無以就正之耳。漢時五經師傳最盛，有數百年之宗。彼經術耳，且有宗而傳，我孔氏之道德，再傳而失之者，宗之散也。余觀有若言行，如魯論、檀弓所載者，最

爲近道。其論夫子出類處，比之宰我、子貢以聞見品題者自別。故家語有古道之目，左傳有稷門之望。其沒也，魯悼公弔之。魯論一書，出其門人所記，爲萬世準繩。後世只爲四科無名，又被史記說得鄙陋，而孝弟行仁之義，記者之詞不達其意，遂與伊川、象山有異同之說，不得列於十哲。今躋子張而誦有若於東庶，反居原憲、南容之下，豈禮也哉！必有能正之者。

周公不之魯，次子世爲周公於畿內，共和是也。周之周、召世爲三公，猶魯之三桓世卿也。故曰「季氏富於周公」，非謂文公旦也。

異哉公父文伯之母也，文伯之喪，其妻哭之哀，母以爲子之好內也而責之。子之好內，以訓其生則可也，若夫沒而哭，禮也。蓋穆伯之喪，穆姜以有禮稱，然而皆枝葉也。居夫之喪，而往來於季康子之家，嘵嘵辨論，忘己之失，而撓婦之得，檀弓、國語皆喜稱之，豈草蟲、卷耳之義，相君、孟姜之節爲非禮乎？且曰：「朝哭穆伯，後哭文伯。」以爲有不夜哭之禮。夫寡婦不夜哭，以男子之殯必於正寢，夜行不便，故輟以待旦，非如漢人所謂避牀第之嫌也。古者哀至則哭，何朝暮之有？枝葉如此，本根之撥可窺矣。

鄉飲酒爲賓興而舉，雖曰鄉飲，實王朝之禮也。故其樂歌，先王事，後家事。始歌四牡、皇華、鹿鳴，臣道也；次南陔、白華、華黍，子道也；次間魚麗、由庚、嘉魚、崇丘、南山、由儀，自臣道而推之治國之事也；次合闕雝、葛覃、卷耳、鵲巢、采蘋、采芣，自子道而推之齊家之事也。至於鄉射，則州長所以演其鄉子弟，而未及於王事，止歌闕雝以下而已。蓋臣子之簪仕，必有

先公後私之心，然後有事可做，此聖人之意也。

江河亦土也，得水以名，未嘗有水。水流相禪，一瞬不居，非江河之有也。人見江河之多水，而孰知非其有哉！惟其不有，是以能生，負舟充查，蕃魚長龍，爲世之需也。沼者，有其水者也，故留之，水性不遂，而生道息。故曰「江河競注而不流」。

生之謂性，性即氣也，言氣則不必言性。伊川曰：「論性不論氣，不備。」是二性也。剛柔氣也，即性也。剛有善者焉，有不善者焉；柔有善者焉，有不善者焉，皆性也。試以不善者言之，剛之惡必爲強梁而不爲陰忮，柔之惡必爲陰忮而不爲強梁。陰忮者習也，其不能互爲者，以其根於性也。使其人一旦幡然焉，則剛者必爲爽闓，而不能爲縝密，柔者必爲縝密，而不能爲爽闓，是亦性矣，故曰「善惡皆天理也」。

三代而上，體統正，論議明，不惟君子有可用，雖小人亦有可用。性非瓦礫，雖小人亦有寸長。上有主張之者，則亦揜庇其醜，以技奉上之欲。今之星卜醫巫，皆出義、農，豈其自爲之算五行、嘗百草哉？亦衆人之能也。後世則不然，不惟君子無以展布，雖小人亦無以展布。彼小人者，雖無恁大見識，就其所蘊，亦必平生之志，欲有立於天下。但秕政之朝，蹊徑不一，內以彌縫婦寺之間，外以揣摩人主之隱，精神心術，竭盡於此，以博其富貴榮寵之私，幾時能展布其平生之一二？人見李林甫在位十九年，以爲志無不行，不知幾時行得一事。蓋其精力機巧，能使祿山懾服，假使得用其才，亦足以制范陽之命。然其心方內蠱君慾，外抗楊釗，晝夜之

力，窮於蹊徑，何嘗得少用其才？嗚呼！鼓舞作用之人才，非聖人，其孰能之？

人畜羊豕，逐豺虎，善惡至明矣。其所謂善惡，抑物之情耶？人之情耶？羊豕以其利於己也而愛之，豺虎以其害於己也而憎之，非天之生物果有所擇也。天之賦物，惟有生理，騶虞之不殺，豺虎之食人，總是率性，於人有何恩怨？但鳥獸不可與同羣，爲人計者，惟遠之而已。周公驅猛獸，程子放蠍，皆不殺之。此處須理會天之生人生物，是生理也；其爲人，爲羊豕，爲豺虎，是各正性命也。豺虎而不吞噬，則何以爲生哉？且人之畜羊豕也，豈惟愛之，亦噬之而已矣。佛戒殺，聖人不戒殺，此處難著愛憎字。或曰：「人之食鳥獸也，亦大之噬小與？」余曰：「大豈能噬小，鼠之食肉，鳥之啄牛，蠅蚋之食人，豈盡噬小哉！此理相循無端，人不能泥，泥則無易矣。」

方長不折，非止愛物，只是養仁。不獨賢者有此心也，今人見折花捋葢，便自不忍，及斬刈合抱，就以爲當然，了無顧惜。其不忍之心，沒於見材之可用也，有欲故也。惟有欲便不能充。

明儒學案卷二十八

楚中王門學案

楚學之盛，惟耿天臺一派，自泰州流入。當陽明在時，其信從者尚少。道林、闇齋、劉觀時出自武陵，故武陵之及門，獨冠全楚。觀徐曰仁同遊得山詩，王文鳴應奎、胡珊鳴玉、劉獻德重、楊杓介誠、何鳳韶汝諧、唐演汝淵、龍起霄止之，尚可攷也。然道林實得陽明之傳，天臺之派雖盛，反多破壞良知學脈，惡可較哉！

僉憲蔣道林先生信

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

楚中王門學案

僉憲蔣道林先生信

蔣信，字卿實，號道林，楚之常德人。少而端嚴，盛暑未嘗袒裼。不信形家術，母歿，自擇高爽之地以葬。登嘉靖十一年進士第。授戶部主事，轉兵部員外郎，出爲四川僉事，興利除害，若嗜欲。有道士以妖術禁人，先生召之，術不復驗，寘之於法。陞貴州提學副使，建書院二所，曰正學，曰文明，擇士之秀出者養之於中，而示以趨向，使不汨沒於流俗。龍場有陽明祠，置祭田以永其香火。湖廣清浪五衛諸生鄉試，去省險遠，多不能達，乃增貴州解額使之附試。尋告病歸。御史以擅離職守劾之，削籍。後奉恩例，冠帶閒住。先生築精舍於桃花岡，學徒雲集，遠方來者，即以精舍學田廩之。先生危坐其中，絃歌不輟，惟家祭始一入城。間或出遊，則所至迎請開講。三十八年十二月庚子，卒。年七十七。屬纊時作詩曰：「吾儒傳性即傳神，豈向風埃滯此身！分付萬桃岡上月，要須今夜一齊明。」

先生初無所師授，與冀閭齋考索於書本之間。先生謂：「大學知止，當是識仁體。」閭齋躍然曰：「如此，則定靜安慮，即是以誠敬存之。」陽明在龍場，見先生之詩而稱之，先生遂與閭齋師事焉。已應貢入京師，師事甘泉，及甘泉在南雍，及其門者甚衆，則令先生分教之。先生棄

官歸，甘泉遊南嶽，先生從之彌月。後四年，入廣東，省甘泉。又八年，甘泉再遊南嶽，先生又從之。是故先生之學得於甘泉者爲多也。先生初看論語與定性、西銘，領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。三十二、三時病肺，至道林寺靜坐，久之，并怕死與念母之心俱斷。一日，忽覺洞然宇宙，渾屬一身，乃信明道「廓然大公無內外」是如此，「自身與萬物平等看」是如此，始知向來領會，元是思索，去默識尚遠；向來靜坐，雖有湛然時節，亦只是光景。先生自此一悟，於理氣心性人我，貫通無二。以爲：「六經具在，何嘗言有個氣，又有個理？凡言命、言道、言誠、言太極、言仁，皆是指氣而言。宇宙渾是一塊氣，氣自於穆，自無妄，自中正純粹精，自生生不息，只就自心體認。心是氣，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，豈有個心，又有个性？此氣充塞，無絲毫空缺，一寒一暑，風雨露雷，凡人物耳目口鼻四肢百骸，與一片精靈知覺，總是此生生變化，如何分得人我？」又曰：「宇宙只是一氣，渾是一團太和，中間清濁剛柔，多少參差不齊。故自形生神發，五性感動後觀之，智愚賢不肖，剛柔善惡中，自有許多不同。既同出一個太和，則智的是性，愚者豈不是性？善者是性，惡者豈不是性？孟子卻又何故獨言性善？此處非功夫與天命合一，不能知也。動而無動，靜而無靜，一動一靜之間，是天命本體，造化所以神者在此。故功夫到得勿忘勿助，即便是本體。那純粹至善的頭面便現出來，便知性知天知柔知剛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隨感而應。孟子言性善，正是於此處見得。」又曰：「二五之精，即是理；無極之真，原是氣。無極之流行變易，便爲二五之精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，便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